

过年侧记

□安黎

一年三百多个日子,宛若一节节连缀的甘蔗,貌似很长,却经不住漫不经心地咀嚼和咀嚼。嚼着嚼着,稀里糊涂间,就只剩下末梢。

日月轮回不止,旧年的终结,意味着新年的从头再来。在终结与开始的衔接处,横卧着一道门槛,民间谓之“过年”。

作为人,站着也好,躺着也罢,喜乐也好,悲愁也罢,无论何种状况,无论是否情愿,过年的门槛都非跨越不可。这道辞旧迎新的门槛,自古及今,经人持久地塑造和渲染,像众星之月,像草丛之花,格外招摇与晃眼。于是,原本稀松平常的一天,就被赋予了特别的寓意,摇身变为隆重的节庆。

也许整整一年都是在无所事事中打

发着时间,但年前的数日,却像“策马扬鞭自奋蹄”那般紧张而勤奋。每个人的心里,都仿佛战战兢兢、烈火燃烧,于是脚步匆匆,恨不能把一天掰成两天用,把两只手化为四只手。城里人筹备年货比起农村人略显干脆和简单,一个上午或下午,仅出入一家大型卖场,就能悉数采购完毕,远不像农村人那样,钻进传统的模板里,沿着古旧的套路循规蹈矩,既异常繁琐,又无比拖沓,难以一蹴而就……在手忙脚乱中,日子更像是握在手中的零钞,未敢挥霍,就已寥寥无几。

城里的上班族,像赶场子那般,在单位与家庭的两头忙碌中顾此失彼。在家里,要打扫卫生,要清洗被褥,要储备米面油等;在单位,要递交总结,要评选先进,要制

订明年的计划,还要把手头的各项事务尽快做个决断或画个句号。当然,心里也免不了不时拨打起无声的算盘,既殷殷期待于年终奖金的如期发放,又患得患失于奖金的多寡。家庭,才是人工作的目的和生活的舞台。

过年的日趋逼近,投影于人心,其色度和温度会大为不同。有人期盼过年,比如学业负担超重的学生、漂泊在外渴望踏上归程的务工人员、早出晚归日日单调重复的公职人员等,都寄望于能利用过年假期,或得以团圆,或得以闲散;也有人惧怕过年,每遇过年便忐忑不已,眉头紧锁,比如追债者和躲债者。前者因讨债无果而愁肠百结,后者因无钱偿还而惶惶不可终日,于是无数猫捉老鼠的游戏,都在目力无法洞见的暗

影里,精彩纷呈地轮番上演,依照约定俗成的老规矩,过年的前夕,借出的钱都要收回的,而拖欠的账务,也是要清零的。

过年的仪式化在删繁就简,亲情的浓度也在逐渐趋淡。于是很多年长者,对此无不捶胸顿足,感慨今不如昔,年越来越不像年的样子了。

过年那天,乡里人觉得乡里太过寂寞,过年很没意思,便三五成群地涌向城市,在城市寻找过年的意思;城里人也觉得昔日拥挤喧闹的城市突然满目空旷,觉得过年没意思,便全家人驾车赴乡野寻找过年的意思。意思原本就是人虚构出来的幻影,压根儿就不存在,找来找去,结果自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但恍惚间,年已像盘子里的水饺,被时间的大口吞噬而去。



剪纸 刘松柏

春草诗二首

新春有感

朱联赋比兴,词题咏佳春。
红竹驱千魔,柴院庭舍新。
鹤踏铁树枝,梅绽道亦馨。
彩练耀星空,画灯丽衣人。

回乡过年

年味浓浓心急切,雨雪叠叠风凛冽。
菜香已牵游子心,大包小包情满怀。
朱联画灯映柴门,絮语问安茅屋热。
燃竹欣庆逢盛世,秦川绿野春景别。

瑞雪映长安

光晓洪 摄



腊月烟火

□李永明

一踏入腊月的门槛,杀年猪、熏腊肉、做土酒、祭灶神……乡村的烟火气息逐渐弥漫开来,氤氲成一幅古朴淡雅的乡村写意图,画里飘出浓浓的年味。

乡村的冬天是熏出年味的前奏曲,腊味里蕴藏着独特的味觉密码。“有钱没钱,杀猪过年。”冬至一过,乡村就进入杀年猪、熏腊肉的时节。杀年猪是一项神圣的大事,讲究的老人要翻黄历看吉凶选日子,特别要遵从“逢亥不杀猪”的习俗,老人说十二地支中亥是猪的本命日。杀猪当天,在肥猪被赶出猪圈时,主人还会“嗒哇嗒哇”大声呼唤,祈求来年六畜兴旺、家人和睦。年味就从村子里袅袅升起的腊味开始了,这腊味催着远离家乡

游子的回家脚步。

腊月逢上父母大人过生日,必选择这个吉日杀年猪,子女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回家。杀猪匠把猪肉分割成七八斤的块状,待完全冷却,父亲就会细心地把鲜肉一层一层抹上盐粒,再置入大木桶中腌制七天。此时此刻,院落里的烟火就会升腾起来,与左邻右舍飘来的做豆腐、炸油条、烤酒等各种烟火气集合,古朴温情的村庄被亲情包裹,缥缈缥缈犹如仙境,这是人间最美的气味。

乡村的冬天,乡亲们闲下来,有了难得的空闲,就开始“煨”日子了。煨,讲究文火和武火,武火热烈让汤汁滚烫入味,文火慢炖滋味才会持久温厚。煨一壶老酒,

飘散出浓浓的醇香,让一个村子都醉了;煨一吊罐猪腿,肉香、蘑菇香、土豆香诱得喜鹊喳喳叫;煨一锅老豆腐,翻腾着鲜嫩的日子里。炉膛里煨出乡味绵长,是“最是人间烟火色,且以美食慰风尘”。有人说,精致的珍馐美馔、撩人味蕾的佳肴,多是煨出来的。

煨出来的美食出锅后,父亲总会给左邻右舍端去一碗,大家互相品鉴一番,感恩土地的恩赐。有人说煨是一种火候,在父亲眼中更是一种尺度、一种境界。人间有味是清欢,有味人生都是煨出来的。

乡村的日子是熬出来的,苦日子、甜日子都熬。冬天是熬日子的最好时节,熬一锅红薯糖或者玉米糖,让年味甜起来。母

亲把挂在屋檐下受过冻的红薯取下来,一个个洗净放进锅里熬,灶膛里红红的火苗笑了,我们也笑了,甜甜的糖味满屋子飘散。熬好的红薯糖黏糊糊、玛瑙色,挖一坨塞进嘴里,黏黏的、软软的、甜甜的,巧手的母亲做成爆米花糖,那是诱人的年味啊!

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烟火是乡村的暖色,温暖着游子的记忆;烟火是最美的底色,牵系着游子的乡愁。有烟火气的生活,有熬熏煨,有水意有火意有诗意。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。如今,许多在外打工谋生的农村人趁着乡村振兴的春风返乡创业,一度寂静的乡村再次升腾起喧闹与红火,让乡村烟火更旺更红,享受幸福而美好的日子比蜜甜。

年戏

□吴宽宏

过年唱大戏,可以说是家乡父老乡亲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和精神寄托。在农历壬寅年春节时期,我的耳旁又响起了秦腔眉户那婉转动听的弦索腔调。四十多年前领着一班人排戏演戏给乡亲们过年添热闹送欢乐的情景,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

记得那是1978年4月,我从部队退伍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——关中东府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村庄。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,很赏识我这个有共产党员身份的退伍军人,经过党支部讨论,决定让我担任大队民兵连连长。当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,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,按照所在公社武装部长的指令,在本大队范围挑选了12名青年,组建起武装民兵排,并领回了12支半自动步枪,组织进行了各项基础训练,把一个武装民兵排弄得风风火火。

接受这个任务时,距离1979年1月28日(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)仅剩一个多月时间。我当然不敢怠慢,赶紧在大队的三个自然村里进行广泛宣传摸底,很快就凑齐了文武场面,并与琴师、鼓师商量后,决定排练秦腔折子戏《铡美案·杀庙》《游龟山·藏舟》《红灯记·痛说革命家史》《眉户《三世仇·卖女》等。

俗话说“要生气,领一班戏”,这话真是没假!自从把这个临时的戏班子凑到一起,真是把我忙坏了。大伙儿白天都很忙,只能晚上到大队部来排练。我几乎每天都早早到达排练现场,招呼大伙儿记戏词、练动作和乐器。由于戏班子里老的老、少的少,今天这个家里有事,明天那个又姗姗来迟,农村里这个戏班子无法像正规剧团那样,每个角色都有替补,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少一个就排练不成,来得早的人不免有怨气,而我只能当个和事佬从中调和矛盾。心想只要大伙儿能把戏排练好,如期上演,谁心里有怨气都可以朝我发泄。就这样磕磕绊绊地总算把戏排练得八九不离十了,而服装道具又成了大难题。现代戏还好凑合,传统戏就不好办了。经过大伙儿集思广益,最后决定通过亲戚关系向其他村告借。

记得有一天,我和扮演《藏舟》中田玉川的小伙子一起骑着自行车,到另一个公社的村子里借回了一些戏装。但《藏舟》中胡凤莲一角的头饰却未能借到。幸亏胡凤莲扮演者的父亲是一个心灵手巧的能人,亲自动手给女儿糊了一个以假乱真的头饰,这才了了。

我们大队当年的年戏是在村小学的露天场地上上演的。生产大队的领导当然也全力支持这个活动,调动人马搭好了戏台,围好了帆布,并安排专人早早收拾好用来照明的汽灯。我在后台招呼协调演员们尽快化妆候场。望着舞台下面老老少少乐呵呵开心的笑脸,我心中顿时感到特别舒坦!

故乡的年戏,断断续续的,一唱就是几十年。如今,我离开故乡多年,而故乡的年戏,依然在我的记忆里回响。故乡的年戏里藏着温暖的记忆。

说虎

□孔明

笔走龙蛇

咱不免俗,虎年也说虎。在十二生肖里,我大嫂和小妹属虎。我总觉得今岁属虎,还是蛮幸运的。十二生肖轮回,一到虎年,就是感觉不一样。

属虎的男人,没有虎背熊腰,虎虎生威也成呀;属虎的女人,没有狐狸身段,但“虎踞龙盘今胜昔”,有个安乐窝比啥都好。一个人狼吞虎咽,说明胃口好,能吃得健康体魄;人不是虎,却如虎添翼,不论做啥事,成功率肯定会高些;放虎归山,不放虎,虎也归山了。莫嘲笑照猫画虎,想写生到哪里找老虎做模特儿呢?传说猫是老虎它老舅,但求形似而已!画虎不成反类犬,也是一个道理,野生的老虎都高深莫测、归隐山林,圈养的都被关进了铁笼子里不见天日,见一次还隔着防护网。反倒是狗仗人势,

甘做人的狗腿子,甚至成了人的宠物,抱着作画都可以,把狗当成老虎画,狗还求之不得呢!

有个成语叫谈虎色变,可见老虎曾经是个厉害角色,让人提起就胆战心惊。老虎是占山为王的,处于食物链顶端,想吃谁就吃谁,谁步入了它的势力范围,它便要大发虎威。常听说狼进村撵人畜,未闻过老虎进村寻食,遇虎一定是深山避匿,多半可遇不可求。

曾几何时,老虎的活动范围是与人类足迹交差的,唯因交集,才可能狭路相逢,才可能发生人虎冲突。

从原始社会开始,这种猎杀就已经存在。古人有狩猎之好,但凡飞禽走兽,都属猎杀对象,包括虎豹豺狼。苏轼的《江城子·

密州出猎》,就是写狩猎的,他放出豪言:“亲射虎,看孙郎。”孙郎,指孙权,三国鼎立,乃一鼎之主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孙权射虎,乐此不疲,其坐骑曾经为虎所伤,可见虎之凶猛。辛弃疾词云:“千古江山,英雄无觅孙仲谋处。”孙权,字仲谋。他以英雄之尊,射虎并非单打独斗,不但挽弓骑马,而且备有双戟,甚至还带着侍从。为了安全,他发明了射虎车,自己坐在车里射虎。面对这样的阵势,老虎吃天,无处下爪,不侥幸逃脱,那就只能是不幸被杀,或者被捉。由此可见,武松打虎,固然能显示英雄气概,却毕竟是小说家言,姑妄听之可也。

其实武松打虎,另有版本。据《临安县志》记载,武松打的是宋太师蔡京之子蔡荼。杭州知府高权,为官清正,颇得民心。

武松武艺高强,被高权赏识,视为心腹,先聘他做都头,后提拔他做提辖。不久,蔡荼取代了高权,赶走了武松,从此一手遮天,作威作福,无恶不作,被老百姓唤作蔡虎。武松为高权不平,为老百姓请命,于某日怀恨利刃,守候蔡府门外,眼见蔡虎被人前呼后拥,公然不惧,杀了蔡虎一个措手不及。蔡虎死,武松蔡荼不敌众被捕,死于牢狱。老百姓念其为民“打虎”除恶,葬之西冷桥畔,宋义士武松之名不胫而走,其墓至今犹存,供人瞻仰祭拜。

现代打虎与武松打虎虽有异曲同工之妙,却不能同年而语。武松打虎,是个人英雄主义;现代打虎,是以法律为武器,威力是武松们难以想象的。任尔是多么厉害的老虎,任尔隐藏得再深,只要围猎,就难逃法网。